

9342 國訂交，重啓了世界各國合作的可能。沒有這些事情，對於一九三三年，真沒有回顧的價值。

這樣看來，一九三三年，還是快些去吧。有了新年，可以給我們新的努力，新的曙光。看了暗淡的過去，誰還不想在新的路程上前進呢。（國綱）

國難中之閩變

自九一八以來，國人皆知國難之深重，而軍閥爭權勢，爭地盤，依然如故，殆不知有國難然。此固敵人所稱快而國人所最痛心者也。不圖噩耗傳來，福建又告獨立。

傳聞本月二十日李濟深陳銘樞等託辭民衆大會之議決，在福州組織所謂人民政府，首要諸人通電脫離國民黨。論者或謂此爲軍閥故態復萌，無非欲造成一割據之局面。然九一八後軍閥之私鬪，雖不能無

損於中央之威信，但表面上均仍遵奉國民黨領導下之政府命令，未嘗公然反對國民黨政府而自有建制也。若夫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建組織獨立政府，其立場顯與從來之軍閥有別。

閩變最堪注目者有三事。其一爲國家之最高權力屬於農工商學兵代表大會，推翻主權在民之大原則，師法蘇俄最高權力屬於全俄蘇維埃大會之意。所不同者，蘇維埃大會之代表限於無產階級之農工，而福建則商學兵階級之代表亦有最高權力也。其次則全國人民除背叛

民族剝削農工者外，不問種族性別及職業，有絕對自由平等權。人民有絕對自由平等權，則政權當然公開，非一黨所得專。又其次爲實行計口授田，達到農業共營目的。實行計口授田，則勢必將土地收歸公有，而後重行分配於人民。破經界，燬契券，自是意中事。簡言之，則閩變中之首要人物欲變更國體，廢止一黨專政，實行土地革命也。

以上三事，皆福建民衆大會所發表「人民權利宣言」中之要點。

外尚有種種傳聞，未可盡信，即令可信，亦屬枝葉問題。茲專就以上三事檢討。則土地革命一端，主旨與「耕者有其田」相同，但其方法恐不能如「平均地權」之和緩，結局不得不違反民生主義。又廢止一黨專政，顯與訓政時期約法抵觸。雖民國二十四年國民黨當然還政於人民，但在未到還政時期，除國民黨自動提前還政以外，終屬違法。至於變更國體，全然爲叛國行爲。姑無論原有國體之效率如何，要當非少數人所得擅自變更。故依法律立場而言，閩變不免叛國叛黨。

政治演變，原非可永久以法律拘束之。大政治家默察大勢，覺非有破藩抉籬之大變革，不足以使國家振衰起敝，則不得不推翻現行制度而另有所建制，此歷史所詔示之革命運動也。然中國政治之不良，果咎在於政制乎？有治法而無治人，則列國用以強盛其國之政制，未必有益於中國。代議政治及一黨專政均經在中國試驗而失敗，則新政制之試驗

深陳銘樞輩以救亡圖存爲號召，而政治上另起爐灶，假令動機純潔，不

得不謂爲一大冒險。

雖然今日雖稍有智識者，莫不知國難之深重，不當再有內訌。而閩變中之首要人物，尤素稱頭腦明晰，應不至有輕舉妄動。今乃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舉事。在中央，爲伸國法計，固當聲罪致討，同時李陳等之所以鋌而走險，抑亦中央領導之方不無失當有以使然。然則中央當局對於閩變之發生能不加反省乎？（允恭）

日內瓦的淒涼

冬天到了，氣候格外顯得淒涼，日內瓦的情境尤其使人難受，因爲那裏非但是氣候已到了冬天，而且其先前爲各國政治家所熱烈參加的二大國際會議——國際聯盟與裁軍會議——也將悄然而逝，無法挽救了。

國際聯盟本是戰後自由主義者的幻想的產物，在各國都忙於恢復戰爭中所損失的原氣的時候，這樣的一個組織也確曾爲許多人所崇拜，並且也爲強大的帝國主義者做過許多的事情。可是到了各帝國主義的原氣漸漸恢復，他們對外發展的欲望日趨強大，在各國間形成正面的利益衝突以後，這個自由主義的產物就漸漸的不爲帝國主義者所需要。直至最近極端國家主義的法西斯蒂的勢力抬頭，國聯是更不爲人所看重了。日本帝國主義者因爲國聯不能讓其獨吞中國東省，就於上半年首先宣佈退出，接着法西斯的德意志第三帝國也因國

聯的不准許其擴充軍備，準備戰爭，而繼日本之後離開日內瓦，最近，意大利也有退出國聯的傾向。慕沙里尼現在正在準備改組國聯的組織，據說她的改組企圖如果不能成功，也要步武德日的復塵。曾經煊赫一時的國聯，現在是到了垂死的狀態了。

改組國聯的計劃現在正在發展之中，將來如何結果，還不能知道。前國聯祕書長愛文諾現正與意相交換意見，蘇聯的李維諾夫亦正應慕沙里尼的邀請而赴羅馬。據一般傳說，意相之改組計劃是將現有國聯機構擴大，權力增加，脫離與凡爾賽和約的關係，使美蘇日德等國都能加入在內，盟約第十六條的制裁條款也將廢除，以輕各國的國際負擔。這計劃能否實現，我們且不去管牠，即使成功了，試問於世界和平的增進又有何補？現在的國聯本來已極軟弱，對於破壞和平的侵略國家，毫無制裁的辦法，若照改組的計劃，減輕各國的國際義務，則雖有美蘇機關根本是沒有力量的。

二大國的加入與日德的重復入會，其於世界和平的維持又有什麼幫助？其實在帝國主義國家之利益的嚴重衝突情形下，這樣的國際和平雖已開始，可是結果是很少希望的。

冬天到了，日內瓦是更顯得淒涼。（良輔）